

學 匯

日七月六年三十二百九千一

階級戰鬥平議 (續)

老梅

但是馬派要問安派說：「你們若不贊同階級戰鬥，用甚麼手腕對待資本呢？若也主張階級資本家，消滅資本家，你們便是用我們的階級鬥的武器了！怎能以我們為敵黨呢？」

「不錯，當經濟未解決時代，我們安派自然不能以資本家為是。所以我們對工人說明工廠當歸工人完全自由管理；對農夫說明田畝當歸農人完全自由耕種，資本家地主家，全是強盜。對強盜只有驅除打殺一條路，不能用妥協的方法，和他們商議甚麼增工價減地租，這裡減稅，那裡添租，豈不是剝肉補瘡，拿自己拳頭碰自己眼麼？你增工錢，他增物價，水長船高，豈不是羊毛仍出在羊身上麼？馬派先生，你們既然主張階級戰鬥，便應戰鬥到底，求一個你死我活，一勞永逸的結果，不應又主張勞資協議，以延長階級戰鬥呵！」

再從根本上研究，人類階級，既是人為的，不是天然的。所謂治者和被治者，剝奪者和被剝奪者，任治者和剝奪者，——政府，資本家，像前邊講過的，自高位置，說他們是第一階級的人們，把被治者，被剝奪者，——人民勞動者，看作最下階級的人們，還有第四階級之說。且言之：便是用金錢勢力，定人類階級的高下。若以知識道德論，所謂上等人却是下等人，所謂下等人倒是上等人。（凡有真知識真道德者，必無階級觀念，所謂民胞物與，一視同仁是也）。拿定說起來，階級二字，大抵不住了！階級既靠不住，階級戰鬥，也靠不住了。故與其講，階級戰鬥，不如講階級廢除。階級廢除，則人類平等，目無「治者，被治者」，「剝奪者，被剝奪者」的分別。無富貴，無貧賤，無智愚，全成了社會工人，各盡其一份子責任，或努力或勞心，相互扶助，自有親睦和平的景象，那裏還有戰鬥延長的必要呢！

最荒謬者，馬派因主張階級戰鬥的緣故，使指克魯泡特金等為知識階級，証明階級不能沒有，其實克氏等絕不愛此稱謂，沒客氣吧！又謂自由平等博愛，為法蘭西大革命

之口號，已不適於社會運動。不知馬克斯徒例事初起，以「田地歸農，工場歸工，自由歸全體」為標幟。（與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完全相同」）。然後俄人倉然從之，乃得推翻舊政府，建設平民專政。因其標幟，甚合平等自由博愛的精神，不得以其單露自由字樣，而無「平等博愛」字樣。遂謂其不適用此等口號也。為此言者，意謂「言平等，則階級不存；一言博愛，則戰鬪不起，未克與所主持階級戰鬪，大相矛盾」。不知博愛平等自由，乃顛撲不破之真理，而社會革命者必歸之地點，不得以法蘭西政治革命時曾利用此等語言，即疑其不適用於今茲社會革命。且縱令革命者，志在平等博愛，而當茲經濟未解決的時代，斷不能誤認「勞資」為平等，亦不能妄用博愛說，主張勞動應當愛資本家，而不謀反抗也。

(未完)

巴士阿拉

(續)

黑人路乃馬蘭夢
老梅 轉譯

十一，

「呀！阿！哄聲四起！火漸大地擴張了。肆猛烈的欲威來了！燒盡，燒除一切，趕起叢草中蛇，驚起野獸，踐擊草木的傲慢，更為豫備下次的播種，開墾，通過，去改良好田地！

呀！火呵！火呵！用情熱和廣大無邊的仁慈語句，讚美火囉！一直要還元到太陽的火，有時單獨，有時多集，被雨打，被風煽，尙無日夜地閃閃輝耀，讚美光囉！

應謳歌，這活動的光，種種的面相，漸進的火熱，明燦，執拗頑強，以及秘密呵！

讚美火囉！

播塵埃的風神，能閉他的眼麼？火在貪惰眠的傍邊，爆發作響，並靜悄悄地繞出溫和的網絲籠罩着他們。在倦死了一般睡了的他們夢中，火來「步訪」，放眼光於他們身上，諸君不備於熱麼？不備於寒麼？火，只要適度去利用，很能使廣於我們四肢的青筋中血液循環呵！我們出汗也因火，暖和我们寒凍的痺麻脚，也因火。那麼，對我們這火，是慈悲最深的，且可譬喻作深切的油呵！

或者火的恩惠，堅強的筋肉漸次柔和，至自由通活了！熱和疲勞隨之消滅，我們已經不感覺寒冷。外邊任憑如何激烈的雨降，火常在爐中燃燒着哩！靠着煙，擊退如雷的蚊軍，靠着光熱，防備濕氣的侵入，

又諸君寂寞家居時，不想得相談的朋友麼？但是，不要進去呵！這裡有火呀！他是唯一無二的親友呵！不但這個，他給溫暖四肢，溫暖到心裏，使我們告白，且煇奕呵！

我們，在他的傍邊，常能吃溫暖的美味食品，縱令這飯掉，怎麼的貧乏，火也安慰他，寬宥他，且使愉快的完了一頓熱鬧飯。於是火就是消了，暫時還能聽見快活的乾燥聲音！（設想我們吃火鍋好了！梅注。）

在這裏，何人能讚美中火的意呢？他能唱火的赤歌麼？但有時變為廣闊，急突，巨大，多種的火災，饒舌祇茨和丘，飛散紅雪等一般的火粉，襲燒林木，發被留拍拉的凄慘聲音。

何人能口唱美地的火歌呢？這火，如這裏那裏，對面，一直燒到極端地方了！他不論幾時沒有個停留處！他一瞬間不祇盡荒野不休，從草叢向草叢鳴鼓而進軍，他逼走執拗的一瞬也要達到，那真是極短的時間呵！……於是凄慘的爆裂的聲音，也聽見了吧！那裏都有着光。到處都備了烟呵！

民衆藝術論

(續)

羅曼羅蘭原著
老梅 韓譯

(未完)

第二編

新劇

一、平民劇的先驅者

然而就於藝術運動非常活潑的事，不能不成服，三年間在這生特，安托瓦奴小會堂演出了二百多劇本，其中只有三十本，是三幕劇，四幕劇，五幕劇，新作品也有些，優伶也豐富。由思想協力會中集來了！也有同時出來的叫作優伶，此外，各種勞動者團體，又和哥麥德，佛蘭西斯戲團的優伶，一同演唱「霍拉斯」的工藝學校學生等，也有些助力！

總之，假若更有容大多數公衆的劇場，大可成功，完全要形成平民的平民劇場了！

更有一個努力，是一九〇三年五月，在巴里勞動者中心地伯路衛爾街八號，建立規則的民衆劇場。

此劇場的管理人，埃伯爾尼氏，是聰明且大膽的青年，且是感情於戲曲藝術評論散文的一人，這劇場的觀客席，單說一所寬座，便能容一千人乃至一千二百人的觀客這努力如成功。再設兩所寬座，可增一千八百乃至兩千的座位，入場價，二十五生特母，五十生特母，七十五生特母，一佛郎，一佛郎二十五生特母，最高是一佛郎五十生特母。更設回數券，規則正確，定明最低的收入，取此大膽試辦的方法，即依座位製成二十回。二十佛郎和十五佛郎的回數券，爲使勞動者容易交通券價，設每週收入的方法，又對於諸勞動者組合，諸勞動者團

體，諸平民大學，特設團體回數券。又每星期二，公開入場券五十生特母，和二十五生特母，極便宜的小孩演劇。

外題每週更換，極力隨着真平民劇所不能缺的精神狀況，這些折衷的東西。伯爾尼氏，有時對於從古典劇本中選拔的事，也不拒絕，然於此也加入十分的注意和分別。氏，又對於平民很喜歡的歌洛劇，最初也不太排斥。於是氏一方從最近的佳作中極力選有思想的作品，努力漸次改善公衆趣味的事，氏又做新作家，請供給特別教平民看的，且毫不客氣處理時事問題的劇本。

伯爾尼氏的這劇場，於一九〇二年九月十九日，以庫爾托里奴的「牟修，巴典」，米爾博的「警官」，及洛勉，羅蘭的「但東」開始了！屋介奴，毛來爾，惟爾這平民劇場於完全是平民（途！）的公衆了！繼續着，伯爾尼氏又開演多德的「薩夫阿」，毛巴桑的「布爾，多，修夫」，若安，鳩良的「主人」，埃米爾，法布路的「拉布幼茲」，維克托良，薩爾多的「馬當，桑介奴」。

(未完)

無政府主義釋疑

喬治班特拉原著
韓譯

二十二、你不能把類人的天性改變。

首先，我要指示出來，我也不是人類天性底一部分，以我一切的發育，我去幫助人類天性的發育及變化。

假如這個理由是我不能把人類天性改變而隨所欲而使其成爲一定的模。我承認這是確實的。反之，假如我想去以爲人類天性所存相

同。那這個理由便是無窮不完善的。改變們乎是生存底基本律的人個，而尤其是有機體的天性。人是由最下等物而進化來的，誰能說這種進化的可能性已到了完滿的限度呢？

然而，正如其所遇，社會改造家，及革命家，並不倚賴人類天性的依其定理——人類天性在不同的環境中所行亦異的定理——而改變的事實。

現今一個人因為他偷了東西去養活他的家庭，而變成一個法外之人或罪犯。在自由社會並沒有為着贖物的原因，因此，當這種世界的罪犯，在自由社會便成不是卑劣的人了。為衰弱而改過嗎？也許是可能的但。這是改變的一點。在新環境中，同樣性質，所行使也就不不同了。

總歸來說，可有兩點：(一)人類天性依其一定途徑去改變與進化，這個方向，我們可以去引導。(二)基本的事實便是天性依其所發現之情況而行。次的一個答案(二十三問)底仿部亦可用在這裡

二十三、無政府主義實行後。誰願做污穢的工作呢！

現今應用機器，儘可能地發達，付給人們的已不少了。然這不過是一部分的，自利用機器以節省生產的耗費，便可用在那節省頗大的部分這是很明顯的了。在勞動還是很賤的枝節上看來，還沒有這同樣的激動，拿機器去代替。

現在這種很奇異的組織，做污穢及不適的工作，是很微賤，因此，便沒有偉大的進境，去發明這些工作的機器，反之，在自由社會，不適的工作便是用機器去應用的第一件事情，這是很明白的了。所以，倘大一點來說，不適的工作，在無政府主義底，情狀裡不會發

生，

然而，離開這個問題，只部分的來解答罷。從前當利茲罷工時，路工及清道夫不肯做他們的工作。於是利茲那些可敬的居民，承認這種物情法的危險，自己組織來做這污穢的工作。大學的學生來掃除街道。並且轉運打廢物的車箱。他們答覆這個問題，比我們所能答覆的好多了。他們已經告訴我們，一個自由人組成這種工作的需要去做，一個方法或另一個組織去做。

現在我再引一個例，比這個有趣得多，並不同，便可表示我所答的全部的真相。在這文明的社會裡，分做兩個階級，要日的大學學生難得寬遠，而把一百年以前的西愛爾蘭的勞苦者離得更近，却是一個時代是彰著的。在最貧澤沼的地方，愛爾蘭貧乎底最低級，在可憐及之的最劣情況之下，紛亂而有有弊端地不滿足了。——組織一個觀念的小小的實驗共產社會。在契約上，以實際的不可磨者來說：『除開他底或底意志互相契合，不能希望誰去完成事務或工作。』然而不適宜的工作，却日見完成。下面的問答，是一個旅客車上的旅客和共產會社裡一員的談話，旅客正看見他在水裡作工，水浸到他的中部，如下：

「你是自己作工嗎？」旅客問的。他答「是。」「那兒是你們底管家呢。」「我們沒有管家。『誰是你們底主人呢？』「我們沒有主人。我們是在一個新的制度。」那末，誰要你來做工的呢？」「委員。」他站在水裡回答。郵政政府的旅客便問：「誰是委員？」「我們會員中底幾個人。」「你們以為是什麼官員呢？」「我們所舉出來的農人和勞工做委員的。我是屬於這新制度會社裡的。」

(本節未完)

羞恥與貞操

(續)

大杉榮著
非子譯

但是結過婚的女子，即成了某男子所有物以後之女子，則無有丈夫的許可沒有自由交歡的權利，而在男子方面，則對其妻子或妻子的夥伴有責或借的權利，而聽從夫的指使，捐其身於任何人，是做妻子或妻子的夥伴者的義務，且所謂蓋教的親友間，有自由借貸其妻子的權利和義務。

據若克說，在他們中間並沒有想到甚麼叫淫猥。正好像我們會同着親戚或友人在一起食飯以充飢是一樣的，全不顧及的公然滿足其性慾。

在這樣自由的兩性關係的地方，必然也不以裸體為意，是我們可以想見的，到現在所有的原始人都沒有衣服，或有，也是極簡單了草的來西。尤其在這種地方之所謂衣服，特別是羞恥的衣服。雖野蠻人對寒暑霜雪也很知道保護自己的身體。

裸體差不多成為美拉奈西亞全體的規則，特斯基尼亞與美拉奈西亞人也每有負康格羅皮於其肩上的，但單是為防寒之用。特斯基尼亞之女子在坐時有以任何物掩其軀的習慣，這也只能說是以種高妙的習慣。

奈報加來特尼亞與馬黎考勞島人，每見其以細索，皮片或貝殼付於身上。這也並無什麼道德的意思，只是保護其身體的一種甲冑。曾有某宣教師向紐加來特尼亞之未婚女子勸告以解其腰如已婚婦人的樣子，大遭了未婚女子們的激烈的反抗。

與苦克乘同船之某台齊貴婦人向他說英國人與自國人有多少相似實自己想確實看一下，但此也不過是純出於一點好奇心的作用。又某處教師被多數泡黎奈西亞的女子捕虜起來，說你不裸體，定是身體那

處殘廢，迫着他要看了。纔得退回，也是一段趣話。

在太平洋諸島，也可見到與上同樣的風俗。亞美利加印度人中之最野蠻的弗由愛濟亞人或加里福尼亞人不聞在任何去處，只是在他自己所在的地方滿足其性慾，絕不會意於別人看見不看見的事。

一四九八年克利斯道夫·哥倫布斯到突利尼太島時，男子尚以名叫瓜島考的帶於其體，而女子都是裸體，又在其共同時代之巴利亞海岸，未婚女子以純裸體與已婚婦人表示區別。

最後，再進而舉二三實例，寫完後可以把握在還未講完的所謂最醜惡的記事，從此終了。

未完

入獄始末記

(續)

老梅

☆ 蘇舟每聞鐵鎖聲，必蹙眉不安。我曾戲占一絕云：

『業業因徒出獄房，聲聲鐵鎖響琅琅。傍人聽見潮閣事，惱亂新來語讓鴉。』(此未語蘇舟者，恐其更增煩惱耳)

☆ 蘇舟聞鴉鳴。亦其惡之，聞鴉噪則喜。一日幾個「同囚」(這也是我製造的名詞)。被獄卒帶去審問。經過窗下。中有李亞東，蘇舟認得，不勝感動。我偶見風吹花落飄舞廳前，因戲擬春閨一詞示蘇舟：

「好多日子悶損深閨裡，恨壓雙眉抬不起，誰向鏡台斜倚。鴉呼鵲噪頻聽，管他春雨春晴，無奈落紅片片，因風吹過應誰。」

蘇舟賞之曰：「乃知古人詩詞必有寄託」。我知此詞，句句可以打動蘇舟，惟管他一句，似非蘇舟境界。

一日見獄卒持杏花一枝入室，予指謂葛舟曰：「此杏花何不幸耶？」葛舟爲之點頭歎息。

當孫某未出獄時，葛舟尙未敢同我暢談。某朝早起，孫某說我說：「昨宵夢一白鬚叟，向我書一字，左邊兩點，右邊春字，寫了好幾回，所以我記得很清楚，不知何兆？」我登時想起，「佔律字說」來，便道：「你快要釋放了！兩點是冰字，加上春，自然是東風解冻，正是正解。要拿測字先生的法子說，春，算人三日，你三便天出獄！」葛舟聽見出獄二字，很羨艷，說：「再沒別解麼？」我真會揣摩，便戲道：「也許是三人同日釋出的意思」。不出三日，孫某果釋出。後來打聽孫某被捕獲黨人張君於上海，張言孫某原爲同事，因亦繫孫於獄。張被檢獲後，孫即釋出。

張君聽說名繩泉，也是山西人。在外國多年，娶意大利婦其被捕原由未詳，但一定是爲革命死的。他是雷震春槍斃黨人中最後一名。當槍斃他那一天，優待室獄卒早起，看守兵嚴守房門，異常靜肅，藝舟吃駭不小。

孫某出獄後，我才從地下升至床上。這還不關緊要，痛快處，是那同葛舟暢談革命，由政治革命，談到社會革命，由社會主義，談到無政府主義，葛舟也漸漸忘怕懼。有時西皮，二黃，梆子腔，唱起來了。我是會唱的，甚麼板眼，更不明白。葛舟才把三眼一板，以及西皮眼上起，板上落；二黃板上起，板上落；還有甚麼四平調，反二黃，反西皮，詳細教了我一編，我才略知各種曲調。便想仲伏也會唱。曾談過板眼。但他性急，未能使我理會，不過由他聽得各種戲曲不

少。詞句大都記得，就是不能出喉，實拿「滿心蝴蝶飛不出來」。自嘲自解，在獄中這肚裡又增加了好多生劇。每天在喉內，行腔排調，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人，不知者，還以爲是牛皮哩！

惰性的釋疑

(續)

荒洲

私產制度，原來誰有了就是誰的，習慣上，法律上，都認爲承認人的所有權。因此有錢財的人，遮莫坐着吃穿消耗，決沒人吃干淨他。儘多不過作個道德上批評罷了，窮人呢？游惰儉安，東隱西隱，不過一我不勞苦，我自己不得發財罷了。我自己勤苦受窮，誰還管我！那末富的，窮的，所以得以懶惰不是物權分明的結果麼？可是如果物權分明到決無彼此相通之餘地，富的還得以懶惰，窮的可就懶惰不成了。無如社會窮富間却有個調劑的例外。即如乞丐們，雖然衣冠惡劣，可到底是還能得來。試看那些沿門乞討的，幾會真果空鍋？也有時候積蓄得一頓酒肉，過半天的快樂生活。原來社會也很是個調劑游惰人的囉！根究起這種情由來，社會上原來不是樂意的。可是畢竟不得不然的。這有兩個原故：(一)是惡而畏之的心理。富的捨給窮人一點點兒，何嘗是憐愛他，不過厭惡的很，沒有法子，只好呼爾號爾的給他一點，打發開他，免得他儘管咕噪，纏擾。甚至恐怕得罪了那厮，或者暗地裡偷盜，放火。那些以頭血污人的，什麼紅教門，更是凶惡，一班平人、那神教和關關，只好給個錢，讓他走開。這是一個原故。(二)是慈善主義的作用。什麼積福哪，愛人哪。一些不徹底的人道話頭把些有產業的人善了這名譽的贖兒。也就把好些懶惰的人，得了依靠。這又是個原故，由這兩個原故，社會上倒很容納着些懶惰的人。推究這兩個原故，還是私產制度的原故。懶禍的是爲保全私產。

權福的沽名的是爲發達私產。是不是！

說到人們本性並不惰，却爲什麼有情人。這更顯然是私產制度的罪惡。世上富貴的人們，何等的闊綽安佚！懶惰的窮人，雖然沒個什麼苦，却也沒享什麼福還有什麼過分？這且不必說，試看勞苦的人們，——胼手胝足，——推車担擔，終日終歲，不遑事息！冬寒皮裂夏暑肉痲，過那連個牛馬也不如的生活，往往連父母妻子都養活不來，甚且貴環境所迫，有時連這種苦工還找不到。你想這種苦痛，人豈忍受得來！較懦弱些的人思之灰心，望而生畏，又何足怪。原來私產制度的社會上，人都是爲私產勞動，鬪智鬪力，優勝劣敗，優勝的使可以坐擁富貴，不勞動了。

(未完)

羅漫

悲哀

悲哀呀悲哀！

他只是悲哀啊！

問他怎麼會悲哀：

他底心明明知道！

他底嘴卻又說不出來啊！

★ ★

他覺得人間太冷酷無情了啊！

所以他那江江兩眼無窮悲哀淚，

一點兒也不把來洒到人間啊！

他情願讓指指滔滔滾滾地流向他底心裏啊！

在他底深流向他底心裏時，

他底心便會陣陣地酸了啊！

學 涯

於是這時他再響過也沒有了啊！

★ ★ ★

他只是悲哀啊！

他只是這樣地悲哀啊！

他也就這樣一天一天地悲哀下去——

——從青春以至於衰老呵！

★ ★ ★

遊春

春風努力的把

宇宙復活了，

柳枝抽長了，

花叢加彩了，

草圃添色了，

活潑潑的景像又出現。

我作一個最近且小的遊春

到那極美的曠野。

柔性的柳枝，

破和風飄着，

向我點點行相見的時候，

枝頭上的燕子，

咋咋的叫着，

報我春日又及！

編愛的花條，

一九二二，二月於北京。

一 讀

高高的長起來，
 含情的向着我，
 好像有無限的別情
 和我要暢談的樣子；
 源泉裏的魚兒，
 再不受那烈風的摧殘
 和堅水的壓迫，
 很歡喜的自由的浮着。
 山青青，
 水清清，
 樹兒抽絲，
 花兒含苞，
 寫不盡的一片「良辰美景」
 真令我樂而忘返。

平民叫苦集

古今詩人，為平民叫苦者，每有動天地泣鬼神之篇什。常思都成一集，以供同人參攷；奈藏書不多，空存此事於腦中者有年矣，終不能達目的，無已，因遇古人一種詩集，便檢抄幾首，而仍不免於掛漏；今特就一擬願，闢此「學匯」中，請同人讀古今名家詩集、有關係平民苦痛者，隨手寫寄本刊，以便彙登，暫時不拘朝代前後，只注明作者姓名，一俟篇章豐足時，再行編訂，並特白。

金簪

采金簪，金簪黃，黃金難換批與糠，少婦金簪不插頭，金簪無歡化珍珠！

（金簪一名金簪，俗名黃花菜。花葉根，俱可熟食。自夏徂秋，皆開黃花，俗於花未開時摘取之，此蔬中之佳品。宜多種。幼珍評）。

小 通 信

同志們：格林八號離京，赴滬謀勞工生活，藉宣吾黨主義，你們有什麼話要對他講，有什麼書給他去宣傳，請快點兒吧！

同志們：我將遠行，嗣後漢口鵝鳴社事務，概不聞問，並將發起人名義同時取消。

冷灰
哀鳴

劃波：大會事，暫緩。

互助社代覆
同志們：「互助月刊」第四期，因有障礙，不能定期出版。

互助月刊社
成都同志：「成都」已收到了，請將通信處示知！

健民
宋清玉，彭文英：茲有要事相託，請速示明地址

王海雲
紫晶，采真，海仙：很久不接你信，我也未給你寫信，甚歉！請將

你們近況示我，

歸亭